

佛教在西方

吉噶康楚仁波切开示

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西方的佛教的观点已经改变了。此时我抱着十分积极和乐观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我从前就持怀疑或不确定的态度，而是说，经历时日后，我更加确信了。目前看起来，在西方树立圣教法幢，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已对此愈加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定。



这些年以来，西方人对佛教的兴趣有着持续的增长。这样的兴趣可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号：人们对佛陀教法的真义产生了解和建立联系。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领略佛法，人们读更多书，听更多课，并有更多各界人士接触到了佛教，而其中有很多人以前对佛法认识不多。当他们了解佛法并运用到生活中时，他们发现佛法很有意义。并不单是个人，同时也有很多不同佛教团体对学习和修持佛法有真正的兴趣。如果我们观察不同佛教团体的动向，不论是上座部佛教，禅宗，还是藏传佛教，都是很棒的。在西方树立法幢，建立佛法，许多工作已被付诸实行。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尚有更多工作亟待完成。

西方人已接受了许多佛法教授，并引进了许多法门，但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在外在的形式和结构上。在西方建立佛法的真髓，仍然需要花很多时间，这并且将取决于人们如何运用已经教授给他们的东西，及如何感恩佛法的源头。

为了令佛法在西方深度扎根，具备参考和指路灯作为灵感和鼓励的来源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考察西藏，中国，日本，斯里兰卡或泰国的人民，我们知道，他们付出了惊人的时间，精力和无私奉献，才将佛法从圣地印度引进到他们的本土。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委身及所历艰辛仍是难以比肩的。从虔信，委身，奉献及克服挑战的程度而言，都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确实，如今许多西方人具备虔信和克服挑战的能力，但必不可少的是：需要从全球性的层面而不只是个人层面来加强我们的努力。

另外，由于我们正在尝试建立能超越任何自我观念的佛法，审察我们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对佛法来说，结果取决于付出的努力是否出于真心，还是更多的出于自私。我们的努力，是否仅为了一己的私利，还是对他人也有帮助？为了在西方树立圣教法幢，我们必须真正审察我们的动机，及我们如何学习，修持和教授佛法。审察我们的动机，以及检视我们学习，修持及教授佛法的方法，是极为必要的。能否在西方建立佛法，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开放和批判性的头脑来展现佛法的智慧，而不是走到各种世间法的歧途上去。

同时我们也必须审视我们的组织。即使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看似建立了纯正的佛法体系，并乐于行善，但也可能在本质上被个人的自私动机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组织将不复将纯正而永续的佛法发扬光大，也因此将不复广利众生。它也许只能存在一代，而即使在一代里也会有很多变数。因此我们必须付出真诚

的努力——包括个人层面以及集体层面——以超越自私动机的方式来学习和修持佛法。

佛法在西方能否兴盛，也取决于像世界环境这样的外缘。它需要稳定，和平及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如果有战争，饥荒，破坏的情况，或者如果治理体系由民主制度变为较激进和狂热的制度，这些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正如同机缘曾在圣地印度，西藏，中国，日本，韩国，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以绝妙的方式成熟一样（佛法和纯正的传承至今仍在这些地区继续盛行），当殊胜的机缘成熟时，圣教法幢必将在西方建立。

道途中的挑战

这条道途中有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者说魔，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魔的所作所为正是不可或缺的佛法教导。波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许多教导——关于挑战和来自魔的障碍，以及当修习佛法的个人或团体试图创立善行事业时，魔如何显现。了知如何克服魔障，将取决于佛法行人和团体。在圣地印度和其他佛法广为弘扬的国家，已有许多修行者成功地克服了魔障。他们未向魔屈服，而是做到了终生真心修持佛法，并获得了伟大成就，利益自身和他人。而这也必须在西方发生，这点极为重要。

我们个人和群体致力于修行，如果希望最终成就善果，就必须付出不懈努力，理解佛法，并将获得的领悟付诸实修。同时我们也必须致力于清除那些阻碍我们证得内在佛性的覆障。这样做的话，我们不仅利益了自己，也极大的利益了他人。

法教及实修传承之传薪

除此之外，要在西方建立法教和实修传承的法脉传薪，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这些领域已有所发展，而且人们已从中受益。但为了将这些法教翻译成各种西方国家的语言，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要建立法教传承法脉，在广泛的佛法教授中，必须持有真正的传承法脉意识；否则佛法将面临被随意解释的境况——而我们各人的解释，未必能做到和佛陀言教或者经典一样如法。从传承法脉接受法教授，可以防止这个弊端，并使我们长养知识；而这种知识远胜于单靠阅读或诠释书本得来的知识。

在藏文中，有三个术语很重要：Chepa, tsöpa 和 tsampa。Chepa 意为“教授”，tsöpa 意为“辩论”，tsampa 意为“著述”。伟大的大班智达们已写下了诸多佛法论著，并被各佛教国家的大译师们译成各国文字。如今我们必须不加任何个人诠释的将这些教言可靠无误的传递到西方。这将是无价之宝。与此同时，为了更真切的理解这些教言，及理解其与有志于解脱之路的人们的关系，大量的讨论是亟需的。这种讨论是真切的理解这些教言及其与佛法行人之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必须著论。著论必须本着根据佛教经典而造论的原则。由此，我们便能对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

要建立实修传承法脉，必须通过觉悟见，修，行的法教后来进行传递。通过我们的个人经验，我们必须全然理解我们接受的所有法教。唯有那时，我们自己的证悟才是真实的，才等同于被传递给我们的证悟。通过如此展现或持有这种证悟，我们才能真正从轮回苦海中解脱，并实现利益众生的宏愿。通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投入一生修行佛法以成就具义人生，假以时日，我们便能真的做到建立实修传承法脉。

由于实现证悟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过程，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真诚和虔信的程度，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对法教的理解及如何将其转化为自身经验。如果没有虔信，那就只是简单的信息交换而已。若是如此，我们在接受或学习法教时，就不会有真心，不会有对我们所受的法教有真正的感恩，也不会对我们的的心灵和人生起真正转变。因此，虔信必须自然产生，且极为重要。

虔信的文化

对每人都以保持自己的个性和骄傲为本的现代人来说，虔信是很有挑战性的。对一方面想学习，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放弃自我观念的人们来说，虔信是很有挑战性的。

因此，拥有一个能真正支持虔信的文化将十分重要——此处并非仅指肤浅的或流行文化式的崇拜，而是从佛陀时代延续至今的虔信。在圣地印度本身，在佛陀的戒律和其他所有法教中，都有虔信的传统。在所有佛法流传和修行传统已真正扎根的地区，都存在虔信的文化，并有许多虔诚的个人的事迹。通过亲近老师，并以全心虔信依师教导而修行，已经有很多人获益并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例子，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鼓励。真的存在“证据”表明虔信的作用！

尽形寿受持佛法

佛法不是一项业余爱好或者兼职的修习。它不像进入学校或大学，最后拿一个学位。佛法是终生的投入，需要做终生的打算。我们需要尽形寿献身命，受持佛法，并通过修行，找到我们所尊崇的具义人生的意义。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挑战，我们都必须应付自如，面对每一个挑战，并超越它。只有如此，最终才有利益。如

果我们闭关，并真如往昔的修行人一般精进修持，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就将与往昔修行人所获的完全相同。

目光长远

确实，时代变化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化了——但从在我们的生命中建立佛法这个方面来说，一切都未曾改变。这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和我们各种各样的造作及覆障，在现在和过去都并无二致。我们生活的内容也许有些改变，但我们的本性不曾改变。因此，从我们应如何受持佛法及从覆障中真正获得解脱这个方面来说，一切都未曾改变。往昔的大师们如何行持，如今我们也应该照样行持。过去他们发现了极好的善巧方法来行持佛法，今天我们应对此感恩和付诸实行这些方法。一方面，现代化对所有宗教都产生了不利的影晌，并不只是佛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化可以为佛法提供很多支持。因此我们没法将自己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拿来作借口。如果我们这些“现代人”想让修行适应我们，以我们自身的方便为本，而非以纯正的佛法为本——那么这将演变成我们自己的方便佛法，而非拥有二千五百年传承法脉的佛法。

佛法在西方还很新鲜，稳固树立法幢也将需要时间，并将取决于那些促成佛法在其他国家盛行的因缘是否在西方也同样具足：个人，佛教团体，老师，以及吉祥顺遂的世界环境。如果这些因缘都具足的话，佛法将在西方盛行，也将影响许多人的生，并对全世界的福祉作出巨大的贡献。

西方世界拥有强势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力量。如果佛法能在西方盛行，那么佛法的真髓——服务一切众生——也将会实现。通过佛法的弘扬，人类的未来也许

可以更美好。我说这些,并非因为我是佛教徒或者因为我在佛教哲学熏习中长大;而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许多历史证据,从而证实这种说法。

我衷心的希望,佛法在西方的兴盛,能够在本世纪及未来数个世纪成就。我们必须目光长远;当我们考虑全人类及什么能给全人类带来福祉时,若只考虑几个世纪,委实是目光短浅。科学技术已为人类的进步和舒适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如果人类的精神要以纯正而积极的方式发扬光大,那将取决于佛法——非但有佛法之名,更有佛法之实——在这个世界的兴盛程度。